

三之書叢代時大

年青的時代大告白

著 人 諸 家

八五

9610
66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大時代叢書

告大時代的青年

金則人著

大時代叢書告白 年青時代的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作人 金則人
主編人 張靜蓀
發行人 廬人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

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重慶 漢民北路 武庫街九七號
廣州 東長街 梧州 大中路
長沙 二馬路 武昌 胡林翼路
宜昌 成都 祠堂街 昆明 西安 南院門
成都 華山南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漢）初版

發行額四〇〇〇本

發行額二〇〇〇本

外埠酌加運費
一元一角

出版物：第 142 號

乙項：第 57 號

告大時代的青年

目 錄

一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一
二 青年是時代的舵手	八
三 加倍的擔子挑在青年們的肩上	一五
四 時代是一塊試金石	二一
五 時代是一個大熔爐	二八
六 站在你自己的崗位上	三四
七 拿起你自己的武器來	四八

八 建立你的新生活

附在後面的幾句話

六八

六二

告大時代的青年

一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時代」這個名詞是我們聽得爛熟的了。然則究竟什麼叫做「時代」呢？所謂「時代」是指歷史的某一個時期而言。人類的歷史不是貫通着完整的一個時代發展下來的，它是經過了許多不同的時代逐步演進，一個時代緊接着一個時代嬗遞下來的。

那末許多不同的時代又該怎樣地劃分呢？這是要看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社會背景來決定的。所謂社會背景是指人類的經濟生活而言。比方我們說原始

時代，那是說在那個時代人類所過的是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原始生活。可是人類的經濟生活是進化的，所以時代也是向前移動的。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已經由原始時代經過神權時代和封建時代到達了資本主義時代的末期，現在正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更高階段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人類歷史又開始一個新的變革的時代。

時代的運動，換句話說也就是人類歷史演進的速度是不等的，有的時候緩慢，有的時候急速，因此，歷史上許多不同的時代並不是等長的，某一個時代可能延續至三五百年，某一個時代也可能在一二十年中便告結束。大體上我們可以這樣說，即從某一個時代進到另一個時代的過渡時代，即所謂變革時代是急速前進的，而自變革時代結束以後的新時代，其發展是比較緩慢的。

又因為地球上各個地方自然環境——地理的和氣候的條件——的不同，

使得部分的歷史常常不能和一般的歷史並進，有些地方的歷史會走在前面，有些地方的歷史會落在後頭，這就造成歷史的發展不均衡的形勢，因而有些地方已開化，有些地方半開化，甚至有些地方還完全未開化。雖然如此，但歷史的發展是按着一定的路線前進的，決不是某一部分（指空間的，不是指時間的）走這條路，另一部分走別條路。因為人類生活進化的趨向大體上是同一的，並且因為後來相互之間發生了交通關係，可能相互影響的原故，歷史發展的趨向更是確定了。

歷史的演進是循着一定的路線自然發展的，是絕對不能受人力而改變的，但是人類是歷史的產物，歷史的本質是人類生活關係的範疇，因此人類生活往往會影響歷史的發展，即人力對於歷史可以起一種推動的作用。用人力可以阻止歷史前進，用人力也可以加速歷史前進。不過這是要人類意識到歷史發展的

趨向以後，纔有可能，尤其是當舊時代必然要進入到新時代的那個過渡時代，即變革時代更為顯著。比方說現下正是資本主義過渡到更高階段的變革時代，這件事也差不多許多人都意識到了的，那些具有新世界觀的人們是努力在推動時代的巨輪加速前進，而同時那些保守主義者，特別是法西主義者却拼命要阻止這巨輪的前進。他們硬要把歷史停止在現階段上，或甚至倒回轉去。

根據歷史發展不均衡的法則，我們一向就承認我們中國這一部分歷史的發展是遠落在別人的後面（却也還有遠在我們的後面的。）有許多國家的歷史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的爛熟時期，甚至有的已經進到更高的一个階段，而我們——中國的歷史却還在別人早就邁步走過了的道路上——資本主義尚極幼稚的半封建狀態下慢慢地爬。然而讓我們獨自慢慢地爬倒也不要緊，我們自信，終有一天會趕上別人的；但是事實上那些先進的國家却偏要阻止我們前進，

因而我們——中國歷史的發展是更加遲緩了許多。

不過歷史的發展，有正面的，却也還有反面的。倘使我們中國的歷史是在完全自然發展的過程中，則我們便會處在不自覺的狀態中；但倘使有人硬要用力阻止我們中國歷史的自然發展時，我們便會受外力的碰撞而警覺。試翻一翻中國的近百年史看吧，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中國人差不多是在完全昏睡的狀態中，鴉片戰爭一役，算是第一次使得我們警覺了；接着有英法聯軍之役和一八七五年的中俄交涉的屈辱，使我們第二次警覺了。在這兩次警覺以後，在中國便發生了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這一革命由於它本身包含了許多錯誤和缺點，而主要的是因為整個的中國民族還沒有完全警覺，所以失敗了。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却不能否認它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起了一些推動的作用。後來由於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地對於我們的前進加以阻止，同時我們也就一次比一次深刻而廣泛

地警覺起來。在這警覺的過程中，中國的歷史實質上由慢慢地爬變爲一步甚似一步地向前邁進了。在這裏面，我們看到的有戊戌變法運動，有義和團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雖然後者會招致了八國聯軍的合力進攻而使運動的本身歸於失敗，但是這進攻和失敗却又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推進力。我敢於這樣說，倘使沒有八國聯軍的進攻以及後來日俄戰爭使中國受了一次意外的屈辱，大概還不會很快地就引起辛亥革命的。

近二十年來，外來的打擊，雖然接二連三，一次比一次嚴重，但是這些次嚴重的打擊，非但沒有把中國民族打得昏頭昏腦，反而使得這個老大的民族一年甚似一年，一天甚似一天地警覺起來，尤以自「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亡我民族的進攻，迫使我們全民族不得不高聲怒吼起來。我敢說，這六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甚過過去的三百年。這是多麼急速的一大躍進啊！受了日本帝國主義

的死命侵略，我們整個的民族警覺了，受了日本帝國對我民族的加害，我們中國統一了，爲了我們要求生存，我們起來抗戰了，爲了我們民族的復興，我們堅決地要爭取最後的勝利了。

歷史急速發展的這個時代便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中國要求從半殖民地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的這個時代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這個時代，纔是我們民族的光榮時代！這偉大而光榮的時代！

二 青年是時代的舵手

人類創造他自己的歷史——時代，而歷史——時代也是決不放過人類的，它必須要把它那個時代的任務課給人類。人類把歷史課給他的任務接受過來，擔負在自己的肩上；用實踐來完成它，這樣歷史纔能夠演進，纔能夠發展。要說擔負起歷史的任務而完成之，那自然是全人類的任務。不過所謂全人類並不是可以一律看待的，這裏面不僅因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等級的分別，例如有所謂「上流人」、「中流人」和「下流人」等，同時還有智、愚、賢、不肖，甚至能力和體力等等的差異。由於這些差別的存在，便影響到人們的感情。比方有某一件事需要人們去做，這件事雖然是人人可以去做的，但是對於這一件事，人們會表現出許多不同的認識和態度。有的會認為這件事是必須做的，而勇敢地積

極地去做，有的會認為這件於自己無利或甚至有害，因而而不願去做或甚至簡直反對別人去做，還有的會因自己的能力或體力不夠，而不敢或不能去做，也有的會對於這件事簡直無知無識而根本不加理睬，這種情形是常有的，也是我們常見的。所以，所謂歷史的任務，事實上並不是人類每個分子毫無差別地等量地去揹負和完成的，它不得不有賴於能擔負並且願意擔負的人去完成。

然則在人類中，究竟是那些人可能並且願意擔負起歷史的任務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想也許有人會這樣的回答：年歲大一點的人如果他是受過相當文化的教養的，他的社會生活過得比較長久，經驗豐富，他既然富於經驗又有才力，這任務應該是由他去擔負的，或者他多擔負些。假若如此，那就糟糕了。這些人雖然理應並且實在可能擔負起或多擔負些歷史的任務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別人恐怕也有同樣的經驗吧），越是年歲大的人越不能甚

且不願担负起歷史的任務。因爲正是由於他的經驗豐富的原故，他的情緒隨着他的年歲和經驗而改變了。就好像一堆火一樣，越燃得久，火焰便低落越小了。有一句俗話叫做「江湖跑老了，胆子跑小了」，這就是因爲經驗害了他的原故。一件事臨到他的頭上的時候，根據他的經驗和利害關係，他要仔細加以考慮。假定這件事是絕對應該做的，而且也於他無害，可是於他無利，他是不大願意做的。他做事情是要撥一撥算盤子的了。所以人們又常說：「十七八歲的人立志要趕上時代的前面，二十七八歲的人跟着時代跑，三十七八歲的人遠落在時代之後，四十七八歲的用鐵鍊子把前進的時代拉回頭來。」

既然年歲越大的人越不能担负時代的任務，那麼誰能担负起這任務呢？我的回答是青年人（自然不是小孩子。）至少青年人要担负大部分。因爲青年人血氣方剛，年輕力壯，雖然缺少經驗，但却未爲經驗所染污，他的一顆心是絕頂純

潔的；他不爲利害關係所累，他的情緒是十分高昂的，極容易被感動。人祇要開始有了知，他便開始要追求真理，因此一個青年極愛真理，也最容易接受真理；同時由於他追求真理的心切，在他的前面，祇要是有真理存在，他是萬分勇敢地，不顧一切地去取爭取的。他具有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的要求，並且他所要求的真理是普遍的真理，而不是祇是爲了自己的，這是從他的求知慾出發的。

我決不是諂媚青年。我自己還是青年，就拿我自己說，我就有這樣的要求，我想凡是青年人，大抵都是如此。我可舉出事實來做我立論的例證。在歷史上就有不少的實例。比如牛頓，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代，他在花園裏坐着，遇着一個蘋果正好落在他的頭上，蘋果碰了他的頭，他自然是被警覺了，但是他不去怪蘋果爲什麼要落在他的頭上，使他吃驚，他却要奇怪爲什麼蘋果不往上去，不平行，也不偏向地下落，而偏偏要垂直地落下來。他對這件事自然是不理解，但他却非理

解了它不能安心。因此他成天地思考，日夜地研究，終於讓他研究出來那是由於地心吸力的原故。又如佛蘭克林兒時在空地上放風箏，忽然天陰暗起來，接着就是雷一陣雨一陣，並且還有一種強烈的光閃個不停。他奇怪了，從那時起，他就注意這光，繼而加以研究，終於讓他發明了電的原理。像這類的故事在歷史上是多而又多的，而這還都是出之於幼年時代的人的事情。無疑，這是從他們的求知慾出發而產生的真理。最初他們並未想到這真理和他們自己的生活將有怎樣的關係，但是後來，這却大大地影響了人類的文化。

範圍擴得大一點，許多社會運動也都先發於青年人之間。法國的啓蒙運動，俄國的革命運動，最初便是青年人發起的，後來發展成為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在我們中國，我們青年人也有不少值得誇耀的史跡。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於青年學生之間，使我們永不忘却的五卅運動，發難自上海的青年

學生前年的一二九救國運動是北平的學生青年打開來的爲什麼。這些偉大的事倆不發生於成年人或老年人之間，而多苗出青年人特別是文化青年之間呢？不消說，這就是因爲年歲大一些的人，他們的感覺已經遲鈍了，他們不容易感受刺激了，而青年人的感覺是銳敏的，是容易被激動的原故。

近來我聽見許多青年人發着苦悶的嘆息，提出珍奇的疑問：爲什麼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老不長進，老被人家欺侮？弄到今天亡國滅種的危險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老年人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嗎？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嗎？嘆息容或有之，但是也僅僅是嘆息而已，疑問是沒有的了。可是青年人提出這樣的疑問，就完全是真理的追求。

根據這個理由，我說時代的任務祇能或大部分須由青年人來擔負來完成。但是却也不要誤會我說年歲大一些的人就完全不能擔負時代的任務，都是要

不得的。我自然承認也有例外。但這例外是少數中的少數，而且是有條件的。主要是要看他的生活條件。生活條件優越，他便祇圖私利，會跑到時代的岐路上去，根本不能擔負起時代的任務。生活條件比較惡劣的是容易接受時代的要求的。

一般地說來，我們強調青年人是時代任務的擔當者，是推進時代的舵手。

偉大的時代又到來了！時代課下來的重大任務，要我們青年人去擔當了！爲了使得我們青年不辜負我們的任務，爲了讓我們順利地完成這重大的任務，我們應該檢討一番時代課給我們的是什麼重大的任務，並怎樣去完成這重大的任務。在這裏我願以同路人的資格，和我的青年朋友們共同加以討論。

三 加倍的擔子挑在青年們的肩上

上肩的們年青在挑子擔的倍加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生存在世界上就和一個隨便什麼樣的人一樣，是有着他的生存權利的。也就和我們解釋個人的權利的時候所說的，「在不侵犯別人的自由時，個人的自由是獨立的，是值得任何人尊重的」一樣，國家民族的自由權利也是如此，我們不妨害別的國家民族的生存權利，別的國家也不能妨害我們的生存權利。至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免不了要發生的一種關係——即生產品的交換關係，或稱貿易關係，又稱通商關係，那也是極其自然的出乎雙方自願而由雙方的自由意志任意支配，以互惠平等為原則的一種關係，決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對另一國家加以壓迫而強制施行的。這是近代國際關係的最高原則。在這個最高原則之下，任何國家民族都得享受他所應該享受的獨立自由的生活。

存權利。

我們中國民族是一個立國已有四千餘年歷史的古國。他一向是閉關自守，老死不和外界往來。在以前我們祇知道天底下只有我們這麼個中國，從不會曉得除中國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國家，因而當時的中國人以至他們的政府也就沒有想到過要去侵犯別的國家民族。及至有所謂「毛子」——外國人首先和我們接觸了，我們這纔知道天外還有天，國外還有國，人外還有人。這然後我們中國纔不可避免地和各外國發生了所謂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

假定說在這時以後，我們中國也會侵犯過別的國家的話，無疑那是出自掠奪的野心，那是妨害別的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權利，當然是大不應該的。然而大體上說來，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的自給自足的國家，實在用不着去侵犯別人，並且在實質上講來，祇有被人侵犯的份兒，他根本沒有力量去侵犯別人。所以我們

一向就號稱爲「和平自守，禮讓爲先」之邦。

可是正因爲如此，近百年來，我們中國的國運就一天一天地不對了。一步一步地踏上了受盡磨折被人宰割的悲運。一開始便對外屈辱，割地賠款，把一個偌大的中國四圍的屏藩盡爲他人所佔。然而在那時，我們人民對於這些情形，還大半處於不甚自覺的狀態。這原因，一則由於我們中國究竟地大物博，頗有「略受損失，滿不在乎」之概；二則當時我們是在異族的統治之下，一切都受着欺騙蒙蔽，甚且被壓制得緊。後來，我們雖然自覺了，把異族的統治推翻了，但是我們這個民族已經變成了百病之身，陷於無力自拔的苦境了。雖然如此，究竟因爲我們還自覺得早，同時又因爲環伺在我國左右的列強，雖他們各自都有把我們這塊肥肉吞而食之的慾望，但他們却如羣犬追食也每有自起紛爭的危險，在這樣相持不下的悲慘局面之下，我們這個國家總算還存續了若干年；而我們也自然不甘

自暴自棄，正擬乘此機會力圖自拔，期與世界共存。

那裏知道我們東鄰的日本帝國主義，他竟然懷着獨霸東亞的野心，乘我國力未充之際，不顧一切地向我進攻，企圖一舉而把我們的國家民族滅亡，欲置我這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龐大民族於奴役政策之下，永劫不復。這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凡是有生存慾的人，誰甘被人奴役？誰願被人滅亡？中國民族雖然軟弱乏力，但是等到有人要置他於死地的時候，他自然也會不顧一切地來爭取他的生存權利。

遠在六年之前，當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我們武裝攻略以來，我們的國家民族的保護者——政府當局，一則以國力未充，無力抗拒；二則以武裝侵略，究屬威脅世界和平，極易招致全世界的責難，因而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我國爲根本不可能；三則以爲凡屬人類，當具人心，我以正義公理，當有促其反省的可能。因此

不惜忍辱含垢，始終以「禮讓」爲先，期待侵略者自身的反省。可是事情剛剛相反，我們越是「禮讓」，越足以表示我們無能，敵人的天良不但毫無發現，反而變本加厲，爲所欲爲。僅僅六個年頭，我們的山河多半變色，我們的土地頓失萬里。到了今日，誰也知道非抗戰不足以圖存了。

所幸我們這民族尚不是一盤散沙，我們的國家也決非無組織，在國是日非的情狀之下，每個中國人都能自勉自勵，使民族日趨於團結，我們的軍政長官，都能拋棄舊怨前嫌，使國家臻於統一，全國上下，都能自覺地集中力量以應付當前的大難。這一事實給我們的啓示使我們深深地覺得，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實在是絕對不可能，也使我萬分地慶幸我們的民族大有復興之望。

時代把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以復興中國民族的重大任務課給了中國民族全體，每個中國人都不可逃避地要担负這個重大的民族任務。我們務須切記，我

們是向帝國主義爭生存，特別是向野蠻的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爭生存，那是猶如一頭一向馴服的牛要從虎口中爭取生命是一樣地非使出極大的氣力不可。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滅亡中國，另一方面就是破壞世界的和平。我們的爭取解放同時也就是確保世界的和平，因此，時代課給我們的任務是二重的，是雙倍的，這任務該是如何地繁重，要完成這個任務又該是如何地艱難？我們幾時遇着過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還有多少機會再能遭逢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能不以巧碰着這偉大的時代爲幸爲喜嗎？

生在這個時代的老年人是等着了這偉大的時代，幼年人是趕上了這偉大的時代，而我們青年人則是正面迎接着這偉大的時代。時代可能從老年人的身邊擦過，而幼年人則尚無力接待這個大時代。中國青年是中國民族的中堅，他必然要把這民族的重大任務擔負在自己的肩上，要想逃避也是不可能的。

四 時代是一塊試金石

在承平的時代，一切都是平易地發展，緩慢地演進，環境順適，生活安定，沒有刺激，沒有苦惱，人們儘有可能逍遙自在地追求他所要追求的幸福。但是在動亂的時代，一切都反了常，歷史是迅速地演進，時代也飛快地發展，決沒有順適的環境，斷不能過安定的生活，舉凡可能接觸的都是刺激，刺激得人心極度不安，隨處都是瘡痍，在在都可以使你發生苦惱。試想一想看，在這樣的時代，要想做人，談何容易。

拿事實來說吧，自從九一八瀋陽事變以來，我東北同胞是處在如何惡劣的環境裏啊！他們的生命都有朝不保夕的危險，又那裏談得到過什麼安定的生活呢？做生意的受到青捐雜稅的重重剝削不去說，還時時刻刻受着日韓浪人強買

強賣、惡聲惡氣的侮辱，而你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儘倍笑臉，若是你的生意做得還好，利息也還不錯，則他們便在你的緊鄰或對面也開上一爿，和你競爭。反正他們有的津貼，他們不怕競爭不過。如真的遇着必要時，他們會誣栽你一下，說你私通「匪類」——義勇軍把你一家捉去，滿門抄斬，然後再佔據了你的買賣，種莊稼的受到日韓移民的威脅，自己的土地每有被奪的危險，他們初則會向你收買，收買不遂，繼則便實行強佔，把你全家趕出你的土地以外。據說那還算是客氣的，不客氣的，他們會在半夜三更把你家門窗堵塞，放上一把火，使你一家人都葬身火窟。在文化方面，他們簡直施行奴化教育，把原有的教科書一律禁用，必須採用日人導編的日文的課本，天天向你灌輸「王道」，使你忘却祖國。稍微有點血氣的教員學生，不是藉故捉去嚴刑拷問，便是任意加以逮捕或甚至圖謀暗殺。我們的同胞在那裏不敢和關內同胞通信，常常調查戶口，不能收留生客，稍微有點不如他

們意的地方，便是犯罪，便被處死。一般的市民受着萬惡的毒化，紅丸白麵到處風行，害得我們同胞個個鳩形鵠面，人人骨瘦如柴。那地方哪裏是什麼王道樂土啊！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在那樣的地方，你要想做人，哼，談何容易！然而也自然有着不甘爲奴隸的人，他們逃亡了，不，他們跑到深山叢林之中或曠野荒郊之外，他們團結起來，他們組織起來。他們初則用斧頭、鐮刀、長矛、鐵棒游擊敵寇，他們奪取了一枝槍，便多了一分力量。他們破壞敵人的交通，搶奪敵軍的糧秣，這樣一天一天地游擊，一天一天地膨脹，終於變成了龐大無比堅強有力的東北義勇軍，在我們的國土上，成了敵人的心腹之患，使得他們寢食不安。然而我們英勇的東北義勇軍是日日夜夜地出生入死，爭取他們做人的權利，爭取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

敵人對我們加害的範圍是越擴越大了，由東北而華北，我們的冀察又復陷

於敵人鐵騎的蹂躪之下。冀東早就被漢奸賣國賊們用詔肩媚笑的醜態把我們同胞的幸福斷送了，平津的市民們也早就在敵人的任意拘捕和謀害的威脅之下，不能安生。有許多愛國的志士們因失蹤而變成了無頭案。及至平津淪陷，過去熱心從事救國的名教授以至於成千成萬的熱血青年，整批地被置於死地。敵人張開了捕殺之網，企圖根絕我民族的精元。那些僥倖漏網的，也莫不受盡了磨折，化裝爲難民逃出了虎口。在今日，我們還能想像華北的同胞們能夠安居樂業嗎？所謂古老的「文化城」內，所有的文化機關都被敵人野蠻的獸性、無情的砲火摧毀了，我們能想像在故都還存在着弦歌之聲嗎？自然啦，故都是多麼好的修學的所在：秀麗的西山，雄偉的宮殿，頤和園裏的景色，使人百遊不厭，三海的游艇令風樂而忘返。真是說不盡的清靜，數不完的美好。而今暗無天日，變成了魔鬼的帝國。我們自然對這古老的「文化城」不能忘懷，我們仍希望能有一天再回到那

裏去恢復弦歌，重理舊業。然而這又談何容易，我們不以重大的犧牲和血的代價努力爭取國家民族的再生，怎能幻想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新插在前門的城樓之上？

作為我們經濟文化中心的滬漚也並不能因爲遠隔着華北而免去池魚之殃。敵人的獸慾貪得無厭，逼使得爲世界一大都市而擁有三百萬人口的大上海，又重演爲修羅之場。當敵人的巨砲第一聲響出，我們八十萬的產業工人便宣告失業，從工廠中，從機器旁，從他們的家裏，被趕至無以爲生的所在；商店幾乎全數停閉，無數個平日孜孜營營的店夥不得不拋棄他們的算盤泛濫在街頭；成千成萬的大中小學的青年學生，斷絕了文化的教養，失去了修業的園地，號稱爲「安樂窩」的租界，今日也難免敵機的轟炸，流彈的突擊，使得三百萬的市民，整日價在死的威脅中過着萬分危險的生活。

敵人封鎖了我國的全都海口，敵軍大舉侵犯我沿海各地，敵機更是像炎夏的毒蠅一般，橫飛於我腹地的上空，不時地投下那殺人盈千的巨彈。自首都南京起，舉凡廣州、廈門、寧波、杭州、濟南、青島、太原、石家莊、鄭州、洛陽、西安、武漢、岳州、南昌、廣德、揚州等等大城市，幾乎沒有一處地方不被敵機光顧過。幸有我英勇的空軍日夜地警戒，不斷地抗拒，終使敵機無以逞其淫威，然而我們還能在我國的什麼地方找出一片安樂土來呢？

時代不容我們苟苟且且的偷生了，時代逼着我們不得不挺起胸膛以十二萬分的刻苦，努力做人，以絕頂的勇敢和堅毅去爭取生存。這是我們國家民族最後生死存亡的關頭，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從行將淪爲奴隸的厄運中謀解放、求幸福的唯一機運。整個中國民族的命運固然完全繫於這一時候，每個中國人的前途也完全在此一舉而確定。整個民族若能竭其最後的一分力量抗爭下去，

他的前途自然是十分光明的，每一個中國人若能不顧一切地奮勇直前，他的未來自然更是萬分幸福的。當這帝國主義當道的世界，我們又不能不以優勝劣敗的理論（這本來是拿全人類對自然界說的）來作為我們做人的準繩。圖長進的不甘落伍的，他要是力圖奮發，勇敢進取，他是有幸福的前途的；那些胆小的、怯性的、怕死的，非但必然要落伍，而且將受時代的淘汰而不能生存。現在不是投機取巧的時代了，不容許沽名釣譽之徒投機取巧了，他們將在大時代面前現出原形。祇有真實力量的，肯實實在在苦幹的人，纔有他立足的地位。時代是一塊試金石啊！時代是鐵面無私的啊！在這大時代的面前，誰也逃避不了要受考驗一番的了！

五 時代是一個大熔爐

然而時代對於人類，却不是完全淡漠無情的，它不是生硬的冰冷的巨石，它是慈祥的教化者，它對於肯努力圖長進的人們是決不放過的，它極願以其極豐富而不可數量的知識教化人類，它更其不像承平的時代一任人們悠閒地遲緩去把知識當做玩意兒，刻意地去琢磨，因為它本身是在飛速地進展，所以它也要求人們以極高地速度去接受它的教化，去汲取他們所需要的知識，它沒有一分一秒的功夫讓你去猶豫，它也不容許你去偷一下閑。時代便是這樣地嚴格而慈和的。

不必擔憂你現在一字不識，也不必顧慮你無一技之長，你雖然是一個光桿或一個白丁，你更也不必懷着害羞害躁的心理，祇要你有心向上，時代是會提挈

你的是會援助你的。試舉一個實例吧。關於戰爭，在過去我們中國人雖然也曾飽經過十多年內戰的痛苦，但那究竟是內戰所賜與我們老百姓的痛苦而已。內戰並沒有教給我們什麼關於戰爭的知識。又因為我們中國的科學文化一向落後的原故，關於現代戰爭，以及在戰爭中所採用的戰略戰術，和所使用的一切武器及其性能等更是無知無識。我們何曾看見過坦克車？又何曾聽見過巨炮的聲響？更何曾聽到說過什麼叫做毒氣？往常我們看見飛機從頂上飛過，我們還以為是「大鳥」，我們又幾曾看見過「大鳥」下「蛋」來？可是自從全面抗戰爆發，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戰區裏的同胞們，完全是在炮火和血腥的氛圍中過生活。飛機不斷地在頭上掠過，常常看見它生下「蛋」來。當飛機投彈時，總是由高空斜角度地疾下，我們遠遠地看到這種情狀，知道它是要投彈了，一忽兒又由低空斜角度地急上，我們又知道它是投過彈了。但是當飛機已經在空中平飛了幾秒鐘以

後我們纔聽到炸彈的爆炸聲和飛機急上時馬達急轉的粗暴聲。看的人深深地奇怪，為什麼當我們看到飛機投彈的姿態時，我們聽不到爆炸聲，而要在飛機投彈以後，久久始聽到，纔會聽到轟的一聲呢？這樣的懷疑並仔細考察了一番以後，經驗告訴他那是由於聲和光的速度不同，光的速度較大而聲的傳播較慢的原故，就和電光和雷聲的情形是一樣。這是科學上的物理知識呀！然而現在一般常識比較缺乏的同胞們似乎也懂得這個原理了。

再說吧，自從戰事發生，全中國的報紙，每天都充滿了抗戰的情報，我們的同胞們誰個不關心着戰爭的勝敗而欲從報紙上得到些戰事的消息。於是報紙的銷數陡增數倍。那些平時不歡喜或爲了生活和工作沒有功夫看報的，這時也莫不人手一張了，特別是那些識認不多幾個字的同胞們平時看報很吃力，這時也拿着一張報紙一個字一個字地認下去，滿心想從這艱苦的學習中得到些我軍

的捷報。他們發覺了我軍的勝利，便馬上喜形於色，逢人便道，得知了我軍遭受挫折，便立刻心存不豫，嗒然若喪了。雖說「勝固不驕，敗亦不餒」，「勝敗乃兵家常事」，部分的勝利和失敗，於全局並無多大影響，一個久經戰場的鬥士是不把一時的勝敗放在心上的；但是因勝而喜，聞敗而憂，也是人之常情，這種情感在初時確是不易克服的。如果戰爭一持久，事實告訴人們，勝敗確是兵家常事，今天敵人勝利了，明天敵人也會失敗，而我軍博得了勝利的，同時我們在不斷地與人們教育，要怎樣纔能獲得真正的勝利，最後的勝利，則人們便能對於自己的力量，纔有信心，確信最後的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這樣便把全國同胞養成人人具有一副鬥士的精神，人人變成勇敢的鬥士了。

同時由於戰況的報道，使得每一個看報的人猶如親自身歷戰場一樣，他們在這裏獲得了不少從未聞過的戰事知識。什麼「中路突破」呀，什麼「突貫攻」

擊」呀，什麼「散兵線」呀，什麼「密集衝鋒」呀，什麼是「殲滅戰」，什麼是「消耗戰」，乃至什麼是「游擊戰」等等，這些都是過去軍事家們藏若珍寶，秘而不宣的戰事學識呀，是我們普通人平時輕易可以聽得到、懂得了的嗎？然而今日却已變為老生常談的普通常識了。至於敵機擲彈時應該怎樣躲避，敵軍以毒瓦斯襲擊時，應該怎樣防避，那又幾乎成了常識的常識了。如果我們不發動全面抗戰，我們會管到這些閑事嗎？這不是時代給我們的教育嗎？不是實踐給我們的知識嗎？偉大的時代啊！時代把每一個中國人都教育成有胆有識的戰士了！

實踐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每個肯實踐的人就能受到充分的教育。不要以為沒有受過教育，或自覺能力不夠而胆怯而遲疑。天下沒有一個生下來就知識淵博、能力健全的人，正因為沒有受過教育或能力不夠纔需要學習，而整個的人生也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曾幾何時，我們不是獲得了很多很多的新知識嗎？

大時代給我們的教育不是比平時在學校裏所學的更多而更切實用嗎？

大時代是一個龐大而熱烈的熔爐，它把一切勇敢的人們都傾倒在它裏面受着陶冶，受着鍛煉。百煉能成鋼，一張白紙的人，能夠煉成堅毅頑強的鬥士。啊，時代給我們的恩賜實在過於優厚了，有為的青年們不要錯過了這偉大的時代。

六 站在你自己的崗位上

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我們的口號是「一切爲抗戰」。全民的生命、財富、國家的土地、主權都寄託於這次的抗戰了。抗戰而獲得最後勝利，民族便得復興，國家纔得獨立，人民生活始得繁榮而幸福；反之，若是不幸而抗戰失敗，則整個民族覆滅，而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兒女亦將永爲奴隸而萬劫不復，這是不可否定的。因此我們要誓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不但要獻身於抗戰，同時還須把我們所有的一切提供於抗戰。倘能如此，則抗戰的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關於這，全國同胞也都付以確定不移的信心了。故當全面抗戰爆發，全國同胞莫不爭先恐後，企圖一顯身手，以爲抗戰服役。尤以青年大衆，對敵寇的侵略早就仇恨到了極點，胸中燃燒着忿怒之火，苦無發洩的機緣。今日一聲動員，幾如火山爆裂，

我青年大眾誰個不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有的願效命疆場，有的則請纓殺敵，總之無不以執干戈上前線爲光榮，爲快事。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人心真是奮發有加，憤怒匯成了巨濤，那怕日帝國主義是頑石，也要使它低頭。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着大規模武裝進攻的形勢，自「七七」的蘆溝橋事件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在華北燃起了進攻的火把，我最高軍政當局認爲蘆溝橋是我國容忍的最後的境界。彼既對我出以野蠻的進攻，我必還以無情的抵抗，於是華北抗戰的局面便勢所不免地形成了。「八九」的虹橋事件，把我作爲我國金融、產業、經濟以至文化中心的上海再度陷於火藥氣味的籠罩之下。我在華北既已發動抗戰，則在上海自無屈服之理，於是「八一三」的淞滬抗戰又復顯現在我們的眼前。日本帝國主義爲實現其不滅亡中國不止的野心，更於九月初頭通告世界各國實行封鎖我全部海岸，並派艦向我沿海各口施行炮擊，敵

空軍則飛往我內地各大城市肆意空襲，投彈轟炸，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竟對全世界發表狂妄的謠語，宣稱要把我國打至「屈膝」為止。這樣兩國之間雖尚未完全斷絕外交關係，敵我俱未向對方宣戰，然而這不宣而戰的局面已把兩國間任何一個角落裏的和平都塗抹得乾乾盡盡了。在我國的大陸上以及沿海一帶，凡是可能與敵人接觸的地理上任何一點，即敵人可能向我進攻甚至偷襲的地方，我方都以重兵嚴防，隨便什麼時候，敵人若是有所企圖，我決毫不猶豫地與打擊者以打擊。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兩國間已全面陷於戰爭的狀態了。

這全面的戰爭狀態已充分表現出來，但這却不是我們全面抗戰的整體，這僅是全面抗戰的一部分，這是全面抗戰的軍事的一部分。我們的全面抗戰應該包括自軍事以下，舉凡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文化的以至社會的，各方面都包括在內，換句話說，即凡是兩國間的國際生活的全部，都包括在內，也就是說舉凡私

們可能與敵人接觸的物質和精神上的任何一點，都是抗戰的因素，都是全面抗戰的構成部分。比方敵我兩國雖尚未正式宣佈絕交，但倘我國當局不再存絲毫和平的幻想，不再受任何誘惑和欺騙，不再準備吃虧、上當，抱定決心抗戰到底的話，則兩國間早已根本無再行外交談判的可能了。我國駐日許大使雖尚未下旗回國，那也如同寄居的旅客一樣，沒有任何外交作用了。此外，我們還能和敵國保持着通商關係和經濟往來嗎？我們的留日學生幾已全部被迫回國，我們還能讓敵國的人民在我國內做什麼文化的或其他任何活動嗎？倘使我們現在還不向敵人實施全面的經濟絕交，那我們就是「資敵」，就是加強敵人進攻我們的力量，也就是加速我們自己的滅亡。而「資敵」的人便是漢奸。倘使我們現在還讓敵國的人民還在我們的國土上活動，那他們便是間諜。他們便要陰謀對我們的全面抗戰陣線加以破壞，舉凡偵察軍情、挑撥離間、收買漢奸、擾亂後方等等陰險

毒辣的勾當，他們都做得出來。（不過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抗戰是全民一致的而敵人的侵略則完全是爲了少數帝國主義者的貪慾，使其人民大衆遂行的因素）他們國內有着反對侵略的勞苦大衆。他們國內的一些左翼的知識分子以至革命領袖往往不能在國內生存，被迫害得不得不逃亡國外，這些人在我們國內是相當有的，尤其是日本的殖民地如朝鮮、台灣、琉球等弱小民族的革命者也是被迫害得不得不在它們的「宗主國」的權力所達不到的地方組織革命的團體，從事民族解放運動。這些人在我們中國的爲數頗多。對於他們，我們不能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樣看待。他們決不會替我們的敵人當間諜，他們是我們的同情者，同路人，他們和我們也正同病相憐。他們是我們的友軍，我們應該和他們取得密切的聯絡。就是敵軍的士兵也有不少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不願替他們的帝國主義者當砲灰而投降到我們這方面來的，即令對於那些俘虜，他們也是無辜的。

被壓迫的良民，我們應該很好地優待他們，使他們成爲我們抗敵的力量，或至少退一步也應該使他們消極地不幫助他們的帝國主義者進攻我們。）因此除軍事的抗戰以外，我們還須實施政治的抗戰，經濟的抗戰，外交的抗戰，文化的抗戰，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的抗戰。這樣纔是全面的抗戰。這樣纔能不使抗戰的陣線留下一點點漏空，纔能使敵人無隙可乘，無所用其鬼蜮技倆，纔能使抗戰獲得全般的勝利和最後的勝利。

在軍事上，我們自然是嚴密地戒備沿海一帶，阻止敵人登陸的企圖，在華北一面阻止敵軍自津浦平漢兩線南下，以重兵保衛西北，阻止敵軍自平綏線深入，同時相機反攻，三路大軍會師平津，出榆關收復失地，再由察熱黑龍江出奇兵以威脅敵軍側背，把日本帝國主義所有在我國土地上各種勢力剷草除根地趕出去，或消滅乾淨。

在經濟上，我們應該是和敵人全般的絕交，一草一木也不供給他，所有在敵人的產業機關、洋行、商店服役的中國人應即刻全部自動辭職，即在敵人已強佔的區域，我們也應給他個全般的不合作；同時更應進一步沒收敵人在華的一切銀行、企業以及其他任何大小財產。應該把敵人在華的工廠打開來容納我們的失業工人，生產我們自己日常的必需品。此外在積極方面我們應該實施統制經濟，漸漸地用國家的權力，津貼和補助把私人資本化為國家資本，建立抗戰時期的國防經濟，特別是可能的軍需工業和重工業，大量地開採金屬礦藏，墾荒拓地，發展農業經濟，務使糧食能夠自給，並動員廣大的農民大眾參加到抗戰陣線中來。努力維持並擴展交通，使貨殖能夠暢通不受阻滯。

在外交上應努力爭取全世界對我抗戰之普遍的同情和援助。比如對於美國應力阻其中立法的實施，對於英國應力爭其遠東政策的堅定，爭取國聯號召

所有會員國對侵略國實力制裁——經濟制裁以至軍事制裁的實施，爭取中英美法蘇以及太平洋沿岸各弱小民族國家參加的太平洋安全公約的實現，特別是要爭中蘇關係的密切無間。在全般的外交活動之中，爭取各國政府施行於我有利的外交政策固屬重要，但是爭取世界各國人民大眾對我抗戰的同情和援助尤為重要。因為許多民主國家的特別是英美法外交政策是可以由人民大眾的意志和力量來左右的，因此我們必須多多地派遣國民使節分頭往世界各國從事國民外交的活動。我國在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和華僑是最好的國民外交代表，他們平時和各國人民非常接近，他們懂得各國人民的心理，他們應該無邊地擴大對外宣傳工作，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兇狠殘暴，宣揚中國民族的抗戰，不僅是爲了中國民族自己，同時也爲了全人類的幸福和全世界的和平。不過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自覺，即爭取外交的優勢是可能的，而且在抗戰中是必要的，但卻

不是我們向友邦乞討同情和援助，更絲毫不存依賴的念頭。我們深信單憑我們自己的力量是足以獲得最後勝利的，但如果也能取得外交的優勢的話，那末我們的抗戰或許可能縮短些時間，減少些困難，而對於世界的和平也可以加強其保障。祇以我們尚未對日宣佈絕交，過去一切中日間不平等條約亦未宣佈取消，而我駐日使領猶未撤回，這却使得諸友邦可能誤解我們或許尚未具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既然還保持所謂正常的外交關係，恐怕不無重開和平談判之門的餘地，因而它們害怕一旦採取積極政策，不免要得罪它們的「友邦」日本。倘使我們兩下和好了，它們豈不是反而做了惡人？所以它們還在觀望，靜待轉機了。我們要取得外交的優勢，一定要我們自己居於主動的地位，馬上宣佈對日絕交，表示了我們抗戰到底的决心，那時候，世界各國也就不得不顯明地表示它們的態度了。與我們爲敵的，自然投到敵方去，與我們爲友的，也會傾向我們這方面來。

在政治上，我們要促成全國完整的統一，不容許再有各自爲政的割據形勢。

存在，地方對中央應絕對的服從、聽指揮，官吏及一切公務人員應加倍地努力服役，對於貪官污吏偷閑怠工的公務人員應以嚴厲的軍法加以懲戒。特別是對於平時的親日分子或一向的主和論者應加以密切的監視，或免職查辦。努力刷洗過去黨派間的舊怨前嫌，打破政府與人民間的隔膜，要使政府相信人民，人民信仰政府，爭取國防政治機構的健全，自最高的以至地方的政治機關應由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參加制定，以抗戰爲中心的國防憲法普遍地無條件地開放民衆運動，賦與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絕對自由，實施民主政治，保障抗戰國策的遂行到底。

在思想文化上，要確立全民抗戰必勝的理論基礎和體系，粉碎一切悲觀論、唯武器論、宿命論、中國必敗論等漢奸理論的根據。特別是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

的黨派的磨擦，在今日不但要竭力避免，並且要刷洗乾淨，為澈底實現三民主義——民族的解放，民權的自由，民生的幸福——而奮鬥。耐心地克服人民大眾有神的觀念，勸說他們不要把極大的精力、物力和財力浪費在祈禱、拱拜、燒香、求神等毫無意義的舉動上去，把他們的信念轉到以所有財力、物力以及一切精力進行全面抗戰，堅決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這個唯物的觀點上來。實施戰時教育，縮短教育年限，提高教育效率，以養成救亡幹部為教育的中心，鼓勵科學發明，特別是新武器的發明。總之，要從抗戰的思想文化上，打上撲滅舊的封建文化，進一步確立科學的新文化的基礎。

在社會生活上，廣泛地有計畫地實施戰地移民和難民救濟，特別是失業救濟。難民和失業應不以發給最低生活費或供養為原則，要為發展國防經濟而救濟難民，以減少失業的恐慌。不使人力荒廢棄置，而使力得其用，用得其所，把民衆

盡量地包括在組織之內，並最大限度地武裝起來，在戰地可作爲後備隊、義勇兵，或擔任戰地警察，或維持後方治安，並加以游擊戰術的訓練，使能在必要時，擔任作戰的任務。

最後對於前方作戰的戰士，不分高級的將領或低級的士卒應一律視爲我們民族的衛士。他們的犧牲精神是絕頂崇高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後方的人民敬仰的，我們應給以可能限度的愛護，多方地加以鼓勵，百般地與以慰勞。對於因抗戰而受傷的武士應細心地與以醫治，充分地給以療養，恢復了健康以後，應鼓勵他們再上前線（他們全都急於恢復健康，甚至有的不等健康完全恢復，即自動要求再上前線的。）對於那些因殘廢而不能再上前線的，應與以最低的生活保障，特別是對於戰士們的家屬應加以安全的保護和可靠的長期生活的供養，對於他們原來的事業、商店或農耕應分配給左鄰右舍或關係人義務地代管代勞。

這樣纔使得戰士們無牽無掛，一心殺敵。

所有這一切，固然需要我們的政府通盤籌畫，全般實施，但却不是政府的力量單獨可以實現的，是需要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的。現在整個的國家民族就如同一個人一樣，我們的政府就好比是腦，我們人民就好比是五官四肢，政府發號施令，人民努力執行。但是要注意的是人民千萬不要完全陷於機械的被動地位，同時也要主動對於政府加以督促監視。因為政府並不是超凡的神聖，它也是一部分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構成的，所以政府的官員也和普通人民一樣，只不過所擔任的職務和大多數人民不同而已。猶如人民對人民有互相監督互相批評的權利一樣，人民對於政府也有監督和批評的權利。這是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

綜上所述，我們的全面抗戰決不限止於軍事方面，而一定要涉及於並且已經涉及於所有的各方面。所以說抗戰不一定要拿着槍桿兒上前線殺敵，就算是

盡了你國民的任務；在其他任何方面，我們都可以致敵人的死命。在抗戰的陣線中，應該各人擔負各自的責任，各人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各人拿起自己的武器，去完成自己的任務。不必圖一時的痛快，要具有持久的精神；不必死抱着「前方主義」，在後方一點一滴地做工作，也一樣地是爲民族盡了力。

七 拿起你自己的武器來

在「前方主義」的另一面，也有着許許多多的青年遇着這樣偉大時代的到來而表示慌張忙亂的。這些人常常自己在想：「我能做到點什麼事呢？我無一技之長，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拿起槍來不會放，也沒有機會上前線；也沒有寫作經驗，拿起筆來不會寫，不知從哪裏寫起，更不知道寫些什麼是好；我沒有學過生意，不會經營商業，也沒有資本來經營商業（或者認為商業根本對於抗戰沒有多大意義而加以藐視）；我又沒有學過手藝，不能從事生產，而且因為受了戰事的影響，許多工廠都關閉了，失業的工人像潮水一般地從工廠裏湧出來，還哪裏有我找工做的機會？我想到農村裏去，一則從事農產，二則和農民大眾們接近，怎奈我家無半畝田地，而且也不慣拿鋤鋤，農民們又是「食古不化」，一味保守，這項工

作也實在不容易做。我想從事發明一兩種有效的武器，藉以加強我軍殺敵的威力，然而沒有適當的供我作科學研究的場所；我想繼續求學，或則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無力求學，或則因為戰場上的槍炮聲整日整夜在耳邊呼呼地響，使得我不能安心求學，或簡直就認為在如此緊急的時代，一切在幹而不在學，產生了一種求學無用論；我想做點民衆運動，但是我沒這個經驗，不知道怎樣去宣傳組織，也不知道那些羣衆可以讓我去組織，更不知道怎樣去接近羣衆。我想做一點政治工作，但是「朝中無人莫做官」乃是古有明訓的，雖然我做官的目的並不在個人的私利，並非為滿足個人升官發財的慾望，而實實在在是想在政治上盡一分抗戰的力量，可是政府機關大都在緊縮，裁員尚且來不及，哪裏還可以安插新人？我想做一點慈善事業，救濟救濟難民，但是這種事業都被地方士紳獨佔了去，沒有我的份兒，若是我硬要幹一份，又難免不讓那些士紳們燃着鬍子翻起眼

睛說：「你們這些黃毛稚子，乳臭未乾，懂得什麼，能做什麼事情？還不去多學幾年
再來！」唉，我又能做點什麼呢？哪裏有讓我做點什麼事情的機會呢？」

像這樣的人，我想是不會少的，而且在每一個角落裏都有。他們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能力不夠，怕丟醜、膽怯而退避三舍，對於任何工作都不敢問津，就是因找不到工作，到處碰壁而灰心、而消極。於是有的枯守家園，有的徘徊歧路，在抗戰的重大任務中不起絲毫作用，不能為抗戰盡一分力。這實在是很可惜的，而且是大大地不應該。這是力的疏散和浪費，這是民族抗敵陣線的削弱。在抗戰過程中，決不容許有這種極可恥的現象。嚴格地講來，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工作不在大小，舉凡一切具有積極性的事業，都是有意義的，對於抗戰都是有幫助的。就拿做生意說吧，在平時一般的商人，在別人眼裏看起來，的確大都是惟私利是圖的，不顧民族利害的，做奸商，販仇貨，一遇到非常時期，便居奇壟斷，抬高物價，以飽私囊，所

以一般人對於商人，是認為最沒有希望而最可惡的。但其實一個正直的商人應該較平時更為努力地供給社會的需要，尤其是戰時軍用品，除槍砲彈藥等非普通商人所得經營者外，諸如鍬鋤麻袋，黃沙碎石，木樁鉛網，糧秣草料，醫藥用品，被服布疋等等，甚至收集碎銅爛鐵，供給軍需製造，也有極大的意義。倘使在這些上面，能與軍事上以方便，不圖重利，就是大大地為抗戰盡了力；而在一般的供給和需要上，能使二者之間不發生磨擦，不使有偏差，使後方社會安定，則對於前方的軍事也極為有利。此外在積極方面推銷國產，在消極方面不販仇貨，則對於推進國防經濟發展尤為不可少的努力。雖然如此，可是我們還不敢說所有的商人全都覺悟了，他們裏面恐仍不免有敗類的分子偷販仇貨，或改頭換面冒充國貨，這些事局外人是不大容易發覺的，惟同業中人，特別是商店裏的青年店夥，是最靠得住最有力的監視者，你們應該隨時監督，隨時檢舉，使得萬惡的奸商無所用其

計謀。可是你們也許害怕這樣一來，會打破飯碗的。但是如果我們能更進一步把一個地方所有的商界中人尤其是青年店夥在一個堅強的組織之中團結起來，互相督勵，或要求地方政府（要知道現在的政府應該不是從前的政府了）以權力加以統制，則奸商便不易混跡，而全面抗戰的商業陣線，也將隨而愈臻鞏固。

產業機關因戰事而陷於停頓，乃是一時的現象。尤以在抗戰期中不僅不應使原有的產業長久陷於停頓，且應創設新的產業，以擴大並且強化國民經濟力。目下我國沿海已為敵人加以無理的封鎖，一切原來依靠輸入的供給，大都為之阻斷，我們若不設法自己生產自己供給，則國民的需要便有不能維持的危險。不僅一般的生產應力求繼續和擴展，就是軍需工業，在我國一向是極不發達的，並且發展是大為不易的，因而我們抗戰所需要的軍火不能不從外國購買。然而在今日我們却不能不考慮到軍火的購買並不是十分可靠的（敵人的封鎖，主要

的就在阻斷我軍火的來源，同時諸「友邦」的態度，也不是始終不變的，例如美國就有施行中立法，不供給我國軍火的可能。我們應該有萬一軍火無從購買的覺悟，因此我們必須以極大的努力創設軍需工業，以求自給。這樣，則我國的產業便頗有迅速發展的前途。退一步就拿免除戰時失業的恐慌來說，我國原有的產業也有即時恢復的必要。因此對於失業，至少的在個人的立場上講來，應無恐懼的必要。現下政府正在籌畫大規模的產業向內地移動，一旦工廠裏的機輪轉動，烟囱口有煙冒出來，則我們應在足夠維持最低生活的條件下，努力增進生產。產業是民族的血，有血，我們纔有抗戰的力，血必須流動，民族纔有活力，血流止絕了，抗戰的力也便完結了。因此一工之微，也是構成全民抗戰的一員。假定你有這樣的認識的話，進工廠去做工，誰能說不是必要的呢？

雖然產業不可一日中止，且須擴張發展，但是建設起來頗費時日，且極不易，

而農業則是我國基本產業（我國以農立國是舉世聞名的）在原有的耕地上，已可以很好地發展一下，倘再能墾荒拓地，則我國農業將有無窮盡的發達。戰時需要，除軍火彈藥外，重要的便是食糧，軍火彈藥因無生產不得不仰給輸入，而食糧却萬萬不能專靠購買洋米。加之許多工業原料，在在需要自給，所以現在開始改良並增加農業生產是刻不容緩的向國防經濟邁進的一步。農民富於保守和「食古不化」也是事實，但却不能說農民根本要不得。要知道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為絕大的多數，現在全民抗戰，應以農民為基本的主力。這大多數的農民不起來，我們的抗戰是沒有勝利前途的。至於農民的政治意識模糊也是事實，但是要說農民的田畝被敵人如此殘暴地轟炸，人畜傷亡，廬舍為墟的情況下，他們還不會覺悟，那就未免太冤枉他們了。

至於求學，我在前面早就說過那是終身的事業，一時一刻都不應該停止的。

整個的人生就是學習的過程。有一句俗話叫做「活到老，學到老，還有三樣沒學到。」可見學問是無窮的，是學不盡的。固然在今日已開始全面抗戰的緊急時期，什麼事都要人去做，什麼人都要找一分工作做，不應該有一個人讓他空閑着，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做着工作並不就是說應該停止學習，在工作中有機會學習，仍是應該學習的。雖然我們耳邊的槍炮聲不止，我們也應該制止心中的不安，冷靜地從事學習。是的，在從前不抵抗的時代，在敵人得寸進丈的侵略威脅下，我們曾大聲疾呼過我們不能安心求學啊，我們要起來抗拒敵人的侵略啊，但那時在不抵抗政策下，眼見得就有亡國的危險，一旦亡了國，學成了又有什麼用？所以在那時候抵抗侵略是首要的，而求學是次要的。今日的情勢大大地不同了。現在抗戰已在進行，國家民族已經有了生機，爲了抗戰而求學是和抗戰一樣的重要。但是和教育者不應「爲教育而教育」一樣，求學也不是「爲求學而求學。」我們應

該認為在今天能有機會讓我們求學，乃是天大的幸事，我們應該利用這不可多得的機會，較之平時要加速度地求得抗戰的知識和抗戰的技術。增高了我們的知識和技術就是加強了我們抗戰的能力。比方我們利用這機會在學校裏，圖書館裏，實驗室裏加緊作科學的研究，如果在研究上能對於軍事上的新兵器有所發明，豈不是對於抗戰大有幫助嗎？至於無力求學，那就祇好在工作中去學習了。不僅教育，就是一般的文化，也應該和平時文化大異其趣了。平時的文化人，很多以文自娛，那已經是開倒車的落伍分子，且不去說，倘使在戰時，文化還不能配合着抗戰的要求，那末這文化也就變成多餘的東西。「一切文化是宣傳」這句話是毫釐不差的正確，祇要我們理解這點，我們就會知道戰時的文化任務是多麼重大了。但是我國一向是文化落後的國家，往日的文化，除開大部分是我國極富保守性的舊文化——即封建文化的殘餘，此外便是我們零零碎碎地吸收了

一點歐美的「新文化」，但是這年頭，時代進展得是這麼迅急，許多前進國家的文化，又已達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了，而我們則還停留在若干年前的所謂「新文化」的階段上。因此，現時的中國文化人不僅要使文化能擔負起抗戰的任務，同時還要建立起更新的大眾文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抗戰文化應該又是一個普遍的新啟蒙運動，使得廣大的勞苦羣衆懂得人生的真實意義，讓他們也沾到些新文化的恩惠。然而這個任務就非由我們文化人特別是文化青年們去擔負起來不可。

祇要你有口，你可以隨時隨地向任何人大聲疾呼；你要有筆，你應該向敵人、向漢奸筆誅墨伐，不論你能寫幾個斗大的字，或畫一張不美觀的畫，祇要能表現出敵人的凶狠殘暴，指示出爭取民族生存的道路，喚醒同胞們的自覺，使他們參加到抗戰的行動上來，你就算盡了你國民一分子的責任。你不妨作街頭演講，你可以每天出一張壁報，甚至你在家庭中和你的父兄姊妹們談談時事，研究研究。

抗戰中的各方面問題，那便是很好的宣傳工作。

但是你要注意：你不要忘記了宣傳的後面還有個極重要的組織工作。在宣傳的同時，應該把被你宣傳的人組織起來，假定他們還在任何組織之外的話。善組織的人纔是善宣傳的人，宣傳和組織是絕對分不開並且不可分開的。你應該從你最身邊的工作做起，把你周圍的羣衆——你的家族成員，你的同事，你的同工，你的同學組織起來，進而至於你的鄰舍，你所居住的里弄或巷街，村鎮或市縣。你當然可以盡量地把你的工作作有基礎的擴展。一個人的能力是隨着工作的擴展而增長的，因而你的工作也可以適應着你的能力而擴張。

可是你又要注意：組織工作並不止於組織就算了事，緊接着組織工作，更有重要的教育工作不可忽視，否則這個組織便成了沒有精力的東西。你要把你所組織起來的羣衆，加以訓練，比方告訴他們如何防空，如何防毒，如何急救，如何持

槍，如何射擊，如何作戰，如何偵察漢奸，如何懂得政治……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戰時常識，可是我們可憐的中國人民大眾，連這點基本的戰時常識都沒有的，所以纔受了許多冤枉的犧牲。我們要拯救他們。然而這樣說來，這工作就成爲多方面的了，就逐漸繁重了，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精力有限，你的時間來不及，那該怎麼辦呢？但是不要緊，任何工作不是一個人包辦得了的，你應該找工作的伙伴，分工合作，這樣工作纔可以擴大，纔可以展開。

受了你及你的伙伴們教育的羣衆，並非讓他們「學而優，優則仕」的，而是爲了要他們爲抗戰而服役的；換句話說是要他們有組織地行動起來的。有行動的組織是活的，無行動的組織是死的，而組織和教育的目的就在行動。你可以領導他們掘防空壕，做救護隊，擔任軍事運輸，從事後方防衛，可以作爲義勇兵，要求軍事長官派赴前線參戰，或成立糾察隊，在後方偵察並捕捉漢奸（切不可以隨

便打死，因為一則難免冤屈，二則還應追索他的口供，以破獲他整個的陰謀，所以應該捕交當地軍法機關審問，）或派出宣傳隊、募捐隊，或作化裝演講，或借場演劇，凡是可能做的事，祇要是於抗戰有利的，都不妨做，而且要認真的做。

然而要知道：工作做過了，並不算是工作的完成，在工作結束之後，必須會同所有參加工作的人員，分別檢閱各部門工作的成績，看看有什麼缺點，有什麼優點。有缺點應即時改正或補救，有優點也應隨時發揚光大，懸作榜樣。這也是對羣衆的教育，這種比上講堂開訓練班還要來得實際，因為這是從實踐中產生出來的寶貴的教訓。經過了這一個階段以後，還須在舊的工作基礎上作新的工作佈置，這然後，一天的工作纔能算完成。

但是你不要以為工作真是會這樣一帆風順地讓你完成（在將來也許會很順利），這其間會使你遭遇到許許多多的掣肘和困難。首先，倘使當地的政治

一向是黑暗的，則你便會受到政治的和社會的——土豪劣紳們——阻礙。對於這些阻礙，第一不可因難而退，表示灰心，要堅忍地努力克服。對於地方長官應力求其諒解，最好能取得他的協助，否則，不妨一面向上級控訴，一面用大眾的力量壓止。對於土豪劣紳則不妨採取較為嚴厲的手段（却不是打或罵），最初警告他們，最後用大眾的力量制裁他們。老實說，在今日，破壞救亡運動的就是漢奸，對於漢奸，是不必留情的。爲了民族，對於有漢奸嫌疑的家長，尚且應該大義滅親，對於這些民族的蠹賊，何用客氣！

不過倘使在自己的組織中遇有同伴（也應慎防有漢奸混跡其間）不瞭解某種工作的意義或方式，因而發生怠工等情形的，却應該盡可能剖解說服，不可一開始就正言厲色地批評，雖然批評是萬分必要的。待至他們有深刻的理解和批評的自覺時，便又不應該寬縱而必須嚴格地批評了。

八 建立你的新生活

你暫不要以爲無事可做，無從努力，等到你一旦發覺了工作的門路，你便會忙得不可開交。成天到晚有人找你談話、問訊、領教、開會、接頭，出外奔走交際，承上接下等等極其瑣碎的事情，都會降到你的頭上來，會使你一日三餐都沒有功夫去吃。假定你原來是個學生，則救亡的生活會完全和你學生時代的兩樣。你原來要是一個店員，那你平日做買賣所接待的顧主也不會這樣的繁雜。一天的工作結束，你雖然覺得非常疲倦，但你睡倒在牀上，你也不能不再勉強打起精神來考慮一下明天的工作如何佈置，如何安排。這時你整個的人，從你的腦子起到你的腳趾頭止，都入於非常的時期，呈顯着非常的活動，你的生活完完全全浸潤在救亡工作中了。

在這時，你休想還容許你約二三朋輩閑談談風花雪月，更須把學生時代公子哥兒的生活方式拋到九霄雲外，你不必再懷念着戀愛的憧憬，你應忍痛割開家庭的牽累（並不是說做救亡工作的人非離開家庭不可，但遇必要時不能不有這樣的決意。）你是以身許國的，你的一切應該受國家的安排。（如同上前線的戰士，他們把自己的生命都交付給國家了，身旁的一切，哪裏還有餘暇來兼顧呢？）在這大時代，每個人的私生活、家庭生活、以至社會生活都應該抗戰化，作為抗戰活動的一部分，也應該說，離開了抗戰不談別的事，不做別的事。

或許有人要說這樣的生活太嚴肅了，太枯燥了，太單調了，救亡不應該找點慰藉嗎？是的，青年人往往要求感情的滿足，尤其在男女交接的時候，更易受感情的擺佈，因而不免發生戀愛的情事。這也是絕對不可以的嗎？

這要分兩方面來說：在救亡運動中，生活應否嚴肅這一問題，我想稍微認識

救亡任務之重大的人，他必然知道個人的生活是應該嚴肅的，因為救亡的任務本身就是極頂嚴肅的。何況你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接觸。在救亡工作中，個人和個人是相互影響的，你可以影響別人，別人也可以影響你。你有好的影響給別人，則被你影響的人便會跟好學好；倘使你浪漫不羈，不但大大地有害於工作，且會給別人以壞影響，特別是當你是羣衆的一個指導者的時候，這樣便會失去羣衆的擁護和信仰。至於枯燥單調是不妨設法調劑的，是可以尋覓慰藉的。但所謂慰藉並不是必須要在救亡工作以外去尋覓，如歌台舞榭，徵花追酒之類，這些是最足以斬傷志氣的惡劣行爲。慰藉依然應該在救亡工作中去尋覓。比方今天一天的救亡工作獲得甚大的成功，這成功就是一大慰藉；前方的戰事，因後方救亡團體的鼓勵和協助而獲得了勝利，這勝利是更大的慰藉；倘使我們的抗戰獲得了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聽到敵軍全部覆沒了，敵國向我求和了，中華民族獨立解放

了，當你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說不定你會喜極欲狂，感激得淚下，這是多麼偉大的慰藉啊！個人的慰藉事小，民族的慰藉事大，個人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不是分不開的嗎？替民族找慰藉，就是替你自己找慰藉啊！

至於青年男女的經常交接，不免發生感情的戀慕，這確是常見的事，不足爲奇的。不過我們應該這樣說：最好是不要朝那條狹隘的道路上走，因爲這件事是很容易招別人物議和嫉妒的，縱使你們是萬分地坦白，但是別人總不免誤會說，某人做救亡工作是「掛羊頭賣狗肉」，其實他是來追逐女性的；尤其是那些因酷意而懷嫉妬的人，會無端製造謠言，對你加以誹謗，這樣會使得大家不歡，使你的工作受到阻礙，使你失去羣衆的信任，終於使你和救亡工作脫節。這在製造謠言的人，或許別有用心，這種人自然是其情可惡，其心可誅，因爲他們的陰險有如漢奸一樣的惡毒。然而我們若能使他們無所藉口，豈不是使他們無所用其鬼蜮？

技倆嗎？可是另一方面，倘使有人作善意的規勸和嚴正的批評，我們却又應該誠懇的接受，而萬不可一律目爲漢奸。否則便是自亂自己的陣線，與敵人以可乘之機了。

然而同工的青年男女發生戀愛，也不是絕對要不得的，祇要他們的戀愛不妨害救亡工作，而他們自己的的確確是在工作中產生愛戀的，則他們的戀愛在好的方面，或許更會增進工作的效率也未可知。因此希望青年男女救亡工作者倘使有不可避免的戀愛情事發生，雙方各應以對方工作努力與否或努力的程度如何爲準則，千萬不可趁一時的感情衝動，冒昧從事，致貽後悔。

要之，你的生活，每個中國人的生活都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已經和舊的完全不同，不僅它的內容，甚至它的基礎也全然變質。它將在新的基礎上成長和充實起來。這新的基礎上的新生活又將是民族解放的基礎，而民族解放是

到人生幸福的路，每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青年應該小心而大胆地，沉着而勇敢地向這條幸福的道路上邁進。

附在後面的幾句話

這本書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後動手寫的，時間的匆促可想而知，同時因為工作的關係，也不容許我作充分的考慮，祇是在工作中，就自己所接觸的青年朋友們所表現的和自己所感到的寫了一些感想而已，其中的不充分也是無可諱言的。不過我自信，大體上把青年朋友們可能遇到的問題是處理了的，當然希望這本小書能在抗戰的偉大工事中，給青年朋友們一點微小的幫助。

至於不充分和遺漏的地方，我是不願讓它作為這本小書的永久的缺陷的，我希望我能抽出時間來把它補足；倘使這裏面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希望朋友們（所有的讀者都是我的朋友）能夠指出，隨時發揮意見，盡量與以改正。